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錄卷三十八

詳校官檢討_臣德生

編修_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葉蘭

謄錄監生_臣曹方昇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二十七

明 黃訓 編

兵部

職方上之上

于謙行狀錄

于冕

正統十四年夷酋額森入寇獨石馬營至秋勢益猖獗
上將親率六師討之公偕尚書鄺埜上言聖朝備邊最
為嚴謹將士用命可坐收功不必親帥六師以臨塞下

皇上宗廟社稷之主誠不可不自重不聽是年八月三十日六師啟行初上命公隨征忽改遣鄜墊留公理部事十有五日師駐狼山土默特主將不識地利遠絕水路我軍焦渴甚窘促玩不為備俄而敵騎奄至王師敗績死者填委溝壑為滿蓋曠世所無之奇禍也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公北望號哭誓不與敵俱生太后命邸王監國是日臺諫廷論土默特之變罪歸王振王方攝朝倉卒未有處分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意頗不平衆怒

擊順死於廷且索振所親信二內侍將擊之彼此誼譁
班行雜亂無復朝儀文武諸大臣皆驚避公堅立不動
王亦疑懼屢起欲退公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旨令
羣臣立班勿擅動命紅盔將軍用瓜擊二內侍期亟死
王從之時在廷上下相顧未已公恐事不測復進言曰
請再宣諭羣臣王振罪固當赤族俟啟太后行誅未晚
馬順罪惡應死勿論衆稍定退朝時過午刻矣公袍袖
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迎執公手謂曰今

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公辭謝不敢當太后以公人望所屬陞兵部尚書公固辭不獲始就職公以鑾輿未回大敵垂至若前日扈從失律者一槩寬貸則今日被堅臨陣者何所畏憚迺上章劾舉其罪大略曰武臣如顧興祖等茫無一計可施遂使三軍覆沒上棄君父於漠廷下委生靈於丘壑文臣如王佐等雖無敗軍之罪難逃違法之誅王令法司議罪以聞時親藩有上章願赴闕勤王者太后遣太監金英傳旨

皇太子幼冲未能遽理萬幾邸王年長宣宗皇帝親子
宜嗣大統言者亦以時方多事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於
是文武羣臣交章勸進王涕泣固辭避歸邸邸不出太
后復降旨責王不得已乃即位遙尊英廟為太上皇帝
改明年為景泰元年天下始知有君朝綱始肅法令始
行公見上泣曰敵人方強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
勢不可不預為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
十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召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

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
聽用仍令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
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為緊要令都督孫鏜衛穎張軌張
義雷通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
事中御史等官王竑等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
居民寇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排門曉
諭遷徙城內聽各隨便居住通州壩上等處倉糧不可
捐棄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

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敵騎往來剽掠者請勅各處守臣諭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搦人馬互為應援一切關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深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人材尤為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輓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為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深嘉納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事情百出公先事預防攝權制變衆皆視公為安危輕重大監喜寧

本邊人也土默特之敗降額森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遂為鄉導奉英廟趨紫荊關京師戒嚴人無固志往往挈而南奔侍講徐理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於廷抗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社稷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監矣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動以千數百萬計壩上

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一聞北敵臨關
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
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敵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
適以資敵及京師解嚴人皆服公經濟遠略設不預為
焚燒之計則在野倉場皆敵囊中之物藉此持久坐困
我必矣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壁
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胄軍德勝門外
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國恩當報忠義難

得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
十月之朔額森入紫荆關傳言送駕還京長驅直前其
先至者四散前突我軍堅不為動知我有備稍自引却
額森次至城下對我壘而陣英廟在額森所敵人覘知
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我亦不敢向敵輕放一矢喜寧侯
額森邀我六大臣出城議和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
萬萬計蓋責我所難從以起釁端廷議怵怵禮部遣使
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

日是為十月既望謀知敵中移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
乃砲擊其壘敵死砲下者萬計額森大沮宵遁仍奉駕
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
去初紫荊失守公集議所以禦敵之策皆曰額森善戰
而我軍新集且脆弱公曰聞善戰不若不戰而屈人也
乃一以忠義干城卒至一矢不遺敵衆自退人謂天實
生公以為社稷朝廷論功特加少保總督軍務固辭不
允人言今日宋李綱不能及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

恥城下但不盟耳今日惟有竭力戰守復還車駕此臣子之職分餘非所宜言

議講和疏

于謙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該鎮守大同叅將都督僉事許貴查得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內節該欽奉詔書內一款朝廷求言本欲聞善道知警戒凡四方災異事干國體者所在官司即時聞奏欽此欽遵臣照得大同三路自舊歲七月以來至今達賊不時攻圍四散搶掠臣守西路

地方又係緊關衝要賊行四通道路節次侵犯攻圍臣
領所部官軍相機截殺追趕累次奏報外切見沿邊軍
民趁空樵採柴草搶割田禾度日不為經常之道即目
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墩不時舉
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況今敵人聚集人馬衆大
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圍各城在邊軍
民人等不敢出城樵採收割又無經營各衛倉廩舊歲
民間該納秋夏糧料草束為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邊

儲官軍馬足按月支給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馬隊原有官軍四千九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河等處與賊對敵陣亡中半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旗軍告令弟男替代俱係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四又況見在馬足止有二千一百餘疋中間多有新創借勸收買兒騾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二三比與原舊馬數缺少二千八百餘疋及照本年二月內臣差千戶張鑑管領無馬官軍一百八十一員名前去墳嶺墩設伏有

敵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內中復有三人通曉漢話叫稱我一箇是女直同一箇是浮石叅謀一箇是哈密指揮我來近墩打話你每聽著要講和著管你每的大頭目奏將去連夜差使臣來我每便回去你若不來講和我每三班人馬輪流打攪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本奏報外今敵聚衆復入境內擾攘軍民不得耕種切慮四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敵勢衆大就於腹裏駐劄趁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樵採馬不得牧放欲便興師戰

鬪尤須量已料敵設若寡不敵衆如之奈何臣一介魯夫昧於戰守誤蒙聖恩濫叨今職晝夜懷憂不能補報伏望皇上憐憫在邊軍民乞勅在廷内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賊人要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賫勅與敵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飭墩隘廣積邊儲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若敵仍復拘執不移侵犯邊城我既有備以逸待勞守邊將官運謀出奇統率銳士奮

力復仇務在一鼓而擒之必矣具本該通政使司官奏
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
刑監生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
詞即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欽依他
說的是欽此續該迤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你要差內
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太上皇等因本部叅係重務
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欽依敵情誦詐不必會官計
議欽此欽遵今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敵講和暫示

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伐之計一節切詳金人蟠據
幽燕輒敢背棄盟誓自逞兵力之雄烏合獷悍之衆既
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陵廟其為
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
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
等賫執金繪往使北庭賄賂纔入於窮廬敵騎已至於
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驚
輿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

敵情難測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敵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北敵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敵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

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足迨至季世徽
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
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
之甚則不得已降尊號其為舍垢忍恥屈已從和固無
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
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
養威蓄銳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
以窮追萬一敵人昏于事勢昧于一來復有大舉入侵

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死効
力以圖報復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
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窮兵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
則示以善善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
先遣使臣徃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
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愚見止於如此及照
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用兵却乃倡為和
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

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賫文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期竭力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賫文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擷人馬固守地方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

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悞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擅調官軍事

于謙

內府抄出奉御黃整題今蒙差臣等前往永寧守備臣於景泰元年閏正月初一日率領官軍夜不收一千五百員名到永寧守備外至本月初八日據夜不收飛報聲息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調去官軍三百五十員名本

月二十二日又調官軍二百五十員名本城止有官軍
九百員名守備不敷本年閏二月二十三日又有叅將
楊俊差夜不收賫貼前來永寧調去都指揮王琳帶領
馬步官軍盡數前往懷來城內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
塞等因臣切見先奉勅命專一守備永寧緣金陵山後
未奉勅旨臣難擅離城池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該
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案查先該總督軍務少
保兼兵部尚書于謙總兵官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

會議得懷來永寧一帶內則捍禦居庸外則接連宣府至為緊要若二城無人守備則一路聲息不通南北道路阻絕非惟敵人得以縱兵而京師亦不利便合無令都指揮楊信總領都指揮王琳李剛率領官軍夜不收共三千員名量給賞賜前去懷來永寧二城各安插一千五百員名修理城池築立墩臺收割田禾預備糧草探報聲息提備敵人具題節該欽奉聖旨准他說欽此欽遵今奉御黃整奏稱本月二十三日右叅將都督僉

事楊俊差夜不收賫貼前來永寧調取都指揮王琳帶領馬步官軍前往懷來城內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等因叅照前項官軍原係奏奉欽依調去永寧守備之數皇上特命臣監督其本官不令楊信預先知會又不與總兵官公同計議奏請定奪却乃擅出票貼將欽調官軍改調別城又要將永寧城門砌塞似此方命專權擅作威福下欺主將上侮朝廷視邊務如等閒弄軍馬如兒戲強梁跋扈旁若無人方當軍馬調動之際而北

敵東間來攻彼此聲勢相懸豈不重為邊患及照本官
先在馬營守備專一弄術舞智驕矜誇大種田貨殖私
役官軍才不逾於斗筭心實惡於梟獍蔑視同列交結
權貴一旦敵騎臨城不能竭忠死守窺伺敵稍退去輒
將馬營獨石數處堅城并倉廩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
致士卒潰散邊境失守開敵奔竄之路因而喪師辱國
至今人皆痛恨雖伊父楊洪亦嘗憤之切齒今却不洗
心改過仰荅皇上委任之重仍復恃權妄為愈加放肆

謂國法不足畏謂軍士不足恤謂剛愎為可恃謂驕縱為可久徇私積怨人所共知若不整治於今日無以警戒於將來合無將本官提送法司明正典刑以為邊將棄刑專權之戒仍令都指揮楊信將原調懷來永寧守備官軍依數分派二城用心提督操練固守城池遇警相機行事若有應合調動緣由務要奏請定奪緣楊俊係軍職及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楊俊擅自調弄軍馬致令緊要城

池無備這等妄為理法難饒如今北敵聲息緊急防守至重且饒他這遭再違了不饒還行文書與他知道欽此

為建言事

于謙

兵科抄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通題臣本一介書生永樂六年弱冠之時蒙太宗文皇帝作養之恩叨中鄉舉永樂十年登名進士授監察御史歷陞今官臣在仕途年久各處邊情頗知其略譬如近日遼東來報聲息

此必徵調遼東軍馬其遼東守將因境外有一二敵人行走即便詐稱敵人數千犯邊以止所調之軍甘肅寧夏大同宣府亦然且其遇敵之時殺獲敵兵十餘人輒便稱說見敵數千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十餘顆妄奏邀功似此所為比比皆然不必遠求向者德勝關等門外殺敵功次不知殺得幾百千敵却陞官軍六千有餘萬目所視萬手所指尚且如此何況邊寨之遠朝廷所不能見者而不行詐哉此皆已往之事不必追究但方來

之計不可不預備也為今之計宣府大同各宜屯重兵
操練宣府合於獨石馬營或德勝口屯練大同或於威
遠衛屯練各選武將之驍勇而不怯懦者充總兵官文
臣之剛斷果毅而不猶豫者充總督軍務時常遣夜不
收諳曉敵語者身穿敵衣裝扮敵兵出境探聽敵情若
敵在三百里之內二百里之外則即按孫子兵法神乎
神乎而不許颺軍之聲微乎微乎而不許現軍之形或
乘月銜枚而行或乘霧捲旗而趨使敵不見灰塵出敵

不意掩其不備夜擣敵營敵雖恃健馬勁弓卒然而至
無所施矣如此則敵可擒而我軍萬全無失矣敵必遠
去不敢近邊若止是正正之旗堂堂之陣白日行營敵
非惟望塵而遁去抑且埋伏以待我軍其勝負利鈍非
臣所敢知也臣之管見如此然古之名將韓信起於行
伍穰苴拔於寒微乞勅兵部五軍都督府令都指揮千
百戶衛所鎮撫及有勇略總小旗其中必有知兵如韓
信穰苴者可與議而行之若腰橫玉帶頭簪貂蟬者皆

是苟全性命保守爵祿之人與憎賢忌能徒能言而不能行者不足與議此也具題本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看得羅通奏稱近日遼東甘肅寧夏大同宣府虛報聲息妄報功次一節照得遼東宣府大同陝西寧夏延綏等處近日飛報聲息絡繹不絕若依所言一槩叅奏不實誠恐邊將果有聲息不行奏報不無有悞事機合行都察院各該巡按監察御史體勘遼東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總兵鎮守提督叅贊等官

近日奏報聲息功次有無虛詐明白徑自回奏定奪其
秦德勝關等門外不知殺得幾千百敵却陞官軍六萬
六千有餘一節查得近該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奏繳
前項功次文冊到部通該六萬四百三十一員名本部
已經查例議擬覆奏欽蒙將數內當先一萬九千八百
八十員名陞一級陣亡三千一百一十八員名陞二級
其餘齊力等項止是給賞不曾陞六萬六千餘名續兵
科掌科給事中覃浩等題稱前項功次不明節該奉欽

依都察院便差公正御史一員兵科推公正給事中一員通行查勘他每功績有無曾無陞賞的從實來說不許徇情妨廢公道欽此欽遵通查未報今羅通既稱前項官軍不曾殺敵合將臣謙同石亨等已陞職爵革去其餘官軍合無不必查勘俱且不陞止是給賞惟復仍候御史給事中查勘回奏至日另行定奪伏乞聖裁又奏宣府大同各宜屯練重兵選驍勇剛斷者充總兵總督官遣夜不收探聽敵情出其不意掩其不備則敵可

擒要令知兵都指揮指揮千百戶衛所鎮撫總小旗如
韓信穰苴者議而行之若腰橫玉帶頭簪貂蟬者皆是
苟全性命保守爵祿之人與憎賢忌能徒能言而不能
行者不足與議一節查得先該本部會同戶部并總兵
等官石亨楊洪柳溥等議得大同宣府地方自敵犯邊
以來官員損耗沿邊墩隘壕塹俱被坍塌無人瞭望致
使出入自由縱橫剽掠以致城門終日緊閉不敢放出
樵採頭畜餓死房屋拆盡田苗不得收割草束俱各罄

盡況今春農在邇若不設法用力備禦人心委的不安
合無請勅石亨楊洪各帶精銳馬步官軍四萬員名內
步軍三萬五千馬軍五千石亨自紫荆關往大同楊洪
自居庸關往宣府沿途巡哨就行提督一路守備官軍
人等堵塞關口修理牆柵墩堡及布列營陣暗設詐備
敵衆來攻以計破之敵少剽掠用兵勦之若其遠去依
舊瞭守遮護彼處軍餘人等耕種秋收一體防護戶部
委官措備糧草供給候布置停當事體寧帖仍舊回京

其餘未盡事件宜從各官臨事處置務在區畫得宜經久利便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領軍馬巡哨及措置邊務都准議行欽此俱欽遵外緣係已行事理合用總督叅贊官員至期另行奏請定奪所據推舉武職已有令諭詔書事例其舉到部者俱送石亨等處試驗量才擢用雖係才略不齊亦可隨機任用未見有如韓信穰苴者又照武清侯石亨昌平侯楊洪安遠侯柳溥等頭簪貂蟬與都督孫鏜范廣衛穎等俱係腰橫玉帶之人亦

有守戰功績不見苟全性命保守爵祿實情俱蒙欽命
管操今羅通奏其不足與議此事又自薦伊仕途年久
各處邊情頗知本官見蒙欽命叅贊楊洪軍務所言如
此切恐有韓信穰苴堪任大將之人未施於用者合無
就令在京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將堪任大將之人
指實姓名開具實跡明白奏保仍命內臣同文武大臣
博採羣議從公試驗如果將才過於石亨楊洪等誠如
古之韓信穰苴另行奏請定奪不許徇私偏執濫舉非

才致誤大事再照羅通所言選文臣之剛斷果敢者充
總督軍務官切念臣謙粗通章句濫廁縉紳既無剛斷
果敢之才又乏折衝禦侮之力猥以孱薄魯鈍素不知
兵叨蒙聖恩總督軍務揆以輿論委的不堪羅通所言
切中臣病乞罷臣少保總督之命或就令羅通或另選
老成大臣代臣管理臣止管部事當捐軀盡瘁以報聖
恩一有違慢罪當萬死如此庶使上不有誤軍國之務
下有以協乎輿論之公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景泰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奉聖旨著五府六部都察院翰林院堂上官及六科給事中各道御史將于謙羅通所言通行詳看停當來說欽此

為邊務事

于謙

兵科抄出鎮守延安等處都督同知王禎題景泰元年三月二十一日准協同守備都督僉事王斌咨節該欽奉勅候春暖河開即將前項州縣寨堡軍民撫恤前去照舊安插守備欽此今據旗軍龍五等狀告蒙臣等鈞

帖仍調前去神木縣照舊守備切思本衛相離神木縣二千餘里路途寫遠供給艱難等因具告除將所告指揮白玉等官軍二百五十員名調守本衛安邊營地方操備及具題外備咨知會准此查得正統十年八月十八日准本府咨該王斌題要將原調綏德地方操守慶陽備冬官軍七百三十六員名連馬疋軍器退撥與伊分派各守地方等因抄出到部覆奏間又於兵科抄出協贊軍務監察御史馬恭題合無將延綏慶陽沿邊地

方榆林莊等二十五寨堡軍馬令王禎王斌共管遇秋九月十五日以前一遞一年前去安邊營就令本處官軍備各防禦賊寇候到次年二月十五日以後春暖河開仍來榆林莊一處與臣等計議邊務行事及不時輪流或分領前去該管營寨整飭軍馬器械城池壕塹糧料草束庶無分爭事安邊實為有益具題兵部查得先奏奉太上皇帝聖旨是朝廷選任將官要行協和安邊先著王禎王斌共守地方分投督兵備禦他怎麼不知

以國事為心節次挾私忿爭今且不問兵部便差人賁
文書與他著依原勅共管延安綏德慶陽沿邊榆林莊
等寨堡軍馬每年防秋時候令王斌往安邊營操兵防
賊春暖仍回榆林莊以安邊境但失機一體坐罪凡遇
邊務須公同計議奏來敢有故違不遵偏執誤事的不
饒還著馬恭與王禎等從公商議果安邊營見守備官
軍不勾調用酌量添撥官軍去兼守不許妨事欽此欽
遵通行王斌馬恭欽遵去後續准本府咨該臣覆奏會

同監察御史馬恭計議得慶陽衛原調綏德地方備冬
指揮白玉等馬隊官軍二百五十六員名係臣原奏隨
操之數後因神木縣缺軍調去相兼操守不動外臣等
遵奏欽依內事理將本衛常年調來高家堡備冬官軍
四百八十員名就帶執把軍器火器於正統十年十月
二十日撥去慶陽地方安邊營操備訖今後若王斌仍
再不足偏執攪擾惟事紛爭乞令本官前去所奏迤東
易守地方孤山兒府谷東邨等三寨協守臣仍前總督

安邊等一帶營寨操備往來殺敵上無煩瀆聖聽下使邊備得一緣奉欽依還著馬恭王禎從公商議果安邊營見守備官軍不勾調用酌量添撥官軍去兼守事理具題本部官欽奉太上皇帝聖旨既添撥官軍去安邊營操備了罷再生事紛爭的不饒兵部還行文書與王禎王斌每知道欽此欽遵施行外又准本府咨該王斌又題要將沿邊營寨地方乞勅協贊軍務監察御史馬恭從公酌量寨堡地里分軍馬等因具題該兵部叅看

本部官已奏奉太上皇帝聖旨既添撥官軍去安邊營操備了罷再生事紛爭的不饒兵部還行文書與王禡王斌每知道欽此又通行欽遵去後今王斌又奏前因看得奏內係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具題恐前奉欽依公文未到以此本官又行紊煩具奏合咨呈該府轉行臣并王斌馬恭俱照前奉欽依事理欽遵協和守備不許各執已私故違聖訓生事紛爭有失大體悞事不便備咨又經通行去後今准王斌咨稱除將慶陽衛指揮

白玉等二百五十六員名取調迤西安邊營操備一節緣前項官軍係奏定迤東神木縣領馬常川操備人數蓋是各官軍要得附近本衛易得私家往來捨遠就近投託在彼買囑王斌又行妄奏煩瀆聖聽係于累經兵部叅擬奏奉欽依已定年久操守官軍今後受私擅便調去安邊營自逞已威欺罔朝廷法度安在查得神木縣都指揮施政即今有操備官軍二千三百八十二員名不敷調用安邊營却有見操官軍二千三百九十員

名此分爭之時又添西安左等三衛并直隸潼關平涼等衛官軍五百員名尚且不足及照都指揮神傑所奏係于那動邊備官軍未經勘議難便定奪行移臣等查勘回報緣王斌與神傑俱係降人不顧廉恥不知大體不思朝廷邊備為重故將各寨操備軍馬往往攪擾紊亂定規且如慶陽調守甘肅官軍及河南都司南陽潁上衛所并直隸寧山潼關等衛官軍調在延綏地方守備相離本衛各有三千餘里并二千五百里者却於何

處寨堡操守為當致令神木縣見缺軍馬不敷調用安邊營軍馬愈加數多兩處不均實難操守再照王斌既知奉勅將州縣寨堡軍民撫卹前去照舊安插守備却將原守神木縣常備馬隊官軍白玉等擅便調在安邊營有此故違緣延安慶陽一帶邊寨軍馬俱係都御史陳鎰王文靖遠伯王驥等節次整飭邊備已定事理臣係鎮守官員若不具奏誠恐因而有廢大事未便切惟兵部職掌天下軍馬政務日有萬幾被其繁文冗亂巧

捏妄奏一時不能周知依允准行不惟調動邊軍正中
奸邪詭計如蒙伏望皇上明鑑萬方察正除奸乞勅該
部叅議施行庶使邊軍安妥邊務不致攪擾民安政舉
實為便益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查得先該延安衛操備指揮同知神傑
等題先調中寧寨營領延安衛軍馬操備蒙鎮守延慶
等處都督同知王禎鈞帖該本官奏准將寧寨安邊定
邊三營隨操軍馬暫收慶陽衛城內安插除遵依外續

蒙協同守備都督僉事王斌鈞帖開寧寨安邊定邊三營守備并隨操軍馬安邊寧寨二營守備官軍却分撥慶陽城內其慶陽衛在城靖邊營守備官軍却撥延安城內俱不得自守地方誠恐激變下人從長區處將慶陽衛隨操并各營守備官舍軍餘令都指揮僉事張友王榮領回慶陽衛操守將延安衛守備寧寨營官舍軍餘八百五十員名令臣等領回延安各守地方若不預先具奏誠恐地方有警兩相推調誤事等因具題抄出

本部為照所奏動那備邊官軍未經勘議難便定奪已
經轉行王禎王斌馬恭等從長勘議應否將各營守備
官軍各回原處其於人情邊務有無違碍明白具由回
奏定奪續該都督僉事王斌題稱都督同知王禎共有
官軍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五員名仍隨伊操其餘官軍
指揮吳信等一千六百五十二員名并慶陽衛指揮白
玉等官軍二百五十六員名放還各衛守備誠恐王禎
又將放回延慶二衛官軍復調伊處操備臣領官軍委

的寡少若不增添實恐誤事除王禎放回延慶二衛指揮白玉等所領官軍并各衛召募壯丁就令守備各處地方外所據延安衛指揮王貴等官軍四百二十六員名只今仍在綏德王禎處隨操亦合退回臣處分撥守備為當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照所奏前項官軍係先議定守邊人數經今年久一旦奏要分更恐有偏徇窒碍又經行移延綏等處鎮守叅贊等官都督同知王禎等從公計議定奪應否將所奏官軍退回王斌分守地

方明白會奏外今王禎又奏前因臣等切聞兵者國之
大事將者人之司命必主將偏裨之協和然後軍務緩
急之不悞切照都督僉事王斌狡詐無狀剛愎不仁叨
受國恩而謬膺重寄統領軍馬而協守邊方自當盡心
効力和睦主將以濟邊務以圖成功可也豈期本官非
我中興之心背罔念邊務之重輕素無汗馬之勲勞恣
肆如狼之暴戾自往延綏地方守備以來邇年虛張謬
論煩瀆聖聽偏執已見沮壞邊務調弄軍馬有同兒戲

欺侮主將視為尋常先因本官專權方命恣肆妄為非
止一端累該本部叅奏欽蒙恩宥自合剴恥易行改過
遷善今却全無忌憚愈肆強梁將奏准調去神木縣禦
邊官軍擅自改調安邊營操備既不奏請於朝廷又不
會咨於主將設使邊務守備率是以行是則賞罰予奪
之柄不出於朝廷而強梁跋扈之臣得逞其已計其為
後患庸可勝言況本官終係族姓微賤難令守備邊方
矧當多事之秋宜慎防閑之術合將王斌挈送法司明

正典刑以為邊將專權不忠者之戒或皇上憐念本官
守邊微勞寬免刑誅亦合量為改調勿使終誤大事合
無差人馳驛貴文行取本官不必來京就令前去平蠻
將軍總兵官靖遠伯王驥處令其領軍當先勦殺貴州
苗賊以贖前罪及令王禎馬恭等共同計議推薦歷練
老成知兵都指揮或指揮一二員奏請陞授代替王斌
守備若是王斌仍前倔强飾詞攪擾不行隨即前去就
便拿問治以重罪如此庶法令得以歸一邊務不致失

悞緣奉欽依該衙門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奉聖旨是王禎既累次奏王斌攪擾邊備難令協守王斌不拿便寫與勅去著做叅將馳驛往貴州靖遠伯王驥處領軍殺賊還行文書著王禎同馬恭便從公推選用兵老成熟知邊務都指揮勝如王斌的一二員奏來代替王斌協同守備即今緊關用人之際但徇私謬舉致有失悞事機一體重罪不饒欽此

糾都督僉事張軌驕縱疏

于謙

臣嘗謂食祿居官志當存於報國喪師失律罪難追於殺身徇曲法以伸恩必長奸而縱惡切照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軌罷非遠大質本凡庸素無汗馬之勞幸際風雲之會列官資於五府萃恩寵於一門惟知縱欲以肆非罔顧越理而犯分驕奢淫佚而僭踰之惡屢彰鹵莽粗疎而統禦之才安在邇者太上皇帝因湖廣貴州辰沅等處苗賊作耗殺害官民特命本官充左副總兵領兵撫捕乃於正統十四年七月日期不等與同總

兵官都督官聚率領官軍一萬五千餘人在於貴州平越等衛地方遇見苗賊對敵本官止憑粗率並無計謀兼以紀律之不明營陣之無法既不稟命於主將又不審察於賊情而總督軍務本部尚書靖遠伯王驥恐其壞事再三戒飭令其嚴整部伍相機行事張軌倚恃充暴而執拗不從口出穢言而當衆毀罵縱未整之士卒犯不測之鋒鏑罔知審勢而度情遂致亂軍而引戰輕率而前進退失據賊刃未交而甲騎先已遁去官軍潰

散而萬人殺於無辜張軌棄甲曳兵徒跣逃命垂首喪
氣莫敢聲言上而玷辱朝廷下而遺笑中外致被王驥
將失機情由奏蒙皇上俯垂寬宥未即加誅欽蒙取回
今已到京臣等切聞賞罰者天下之公論恩威者天子
之大權故賞必及於有功刑必加於有罪然後合上天
之心愜衆人之議今照張軌平昔縱欲敗度茲者辱國
喪師偃蹇自如素無人臣之節威福恣肆難膺將帥之
權服飾僭踰貨利充斥用之於承平之日清議猶恐未

然用之於變故之秋大事安得克濟若令再典軍旅必致有悞事機況賞從賤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從貴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以張軌之貴顯驕縱而加以總率兵戎有罪不誅何以示戒合將本官挈送法司究問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褻慢不恭覆軍債事之戒臣等職典兵政不敢緘默欲於大班糾劾緣張軌係應議官員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初五日奉聖旨罷欽此

糾都督楊俊不法事

于謙

臣嘗謂臣子以忠孝為先而不忠不孝者天討所不宥
將帥以威福為戒而作威作福者國法所難容切照右
都督楊俊猥以淺薄遭際盛明以分寸之微勞受一品
之重任驕蹇暴虐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奢縱貪婪知為
身而不知為國待偏裨若奴隸視人命如草芥近該伊
父昌平侯楊洪奏稱楊俊歷官都督命為叅將自幼無
知處貴已極且其性資粗率言語輕躁致為衆人之所
擠排士夫之所非議非惟長惡不悛必悞邊事抑恐終

陷刑憲不能保全乞將楊俊取赴京師團營日逐操練
欽蒙聖恩取回即今本官見在臣等竊惟褒賞有功誅
罰有罪此國家之常典亦天下之公論今楊俊叨蒙聖
恩忝居重任不能修德以效忠却乃縱情而肆虐先在
獨石馬營等處守備專一弄術舞智假公營私蔑視同
列交結權貴及遇達賊臨城不能効力死守輒將獨石
馬營等處堅城并倉廩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
潰散城池失守開賊奔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貽禍患

於無窮至今人皆痛恨後如宣府叅將率領馬步官軍
在於懷來等處巡哨不候計議奏請擅出批貼將欽調
永寧守備官軍要調懷來守備又將永寧城門砌塞該
守備永寧奉御黃整等奏發本部已將本官方命專權
擅作威福緣由叅擬覆奏欽蒙恩宥却乃不行改過愈
肆非為悻悻而抱不平揚揚以為自得略無顧忌益肆
驕矜凌辱守臣欺蔑主將又將都指揮陶忠無故拷打
凌辱身死今伊父楊洪恐其敗壞邊務終陷刑辟具奏

取回切照楊俊既不能盡忠於國又不能盡孝於親喪地棄城而謀勇之略安在恃恩玩法而人臣之節全無懷挾私讐打死人命衆心因之而不附邊務由之而廢弛誠國法之所難容人神之所共怒若不明正其罪無以警戒將來合將本官拏送法司究問明正典刑庶為後人之戒而愜士論之公緣楊俊係軍職具題景泰元年五月初二日奉聖旨楊俊拏了三法司門前問楊洪罷欽此

名臣經濟錄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經濟錄卷三十八

明 黃訓 編

兵部

職方上之中

為邊務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太監陳公題審得生擒敵人指揮
巴蘓台供係克呼和斯人先因往威拉進貢就留在彼
住坐曾跟隨烏魯斯并徹珍三次來朝比先下番使臣

回還之時額森安排筵席與馬清馬雲送路令我國人歌唱作樂有馬清等說不希罕我回去討一班笙簫細樂會唱的婦人來與你額森聽言歡喜後次又有使臣到彼和番額森令兒子出來勸酒有使臣亦說好與中國結親我回去奏知務要成事額森就進馬三足不期使臣回去不見結親事情又無歌唱婦女因此發怒領兵前來廝殺見今在於小黃河駐劄時常發遣哨馬或多或少往南探聽聲息搶掠人口頭畜今次聞知石總兵

領三十萬人馬要往迤北征進額森令其弟賽堪王領一萬餘人牽騎馬二三萬疋前來緝探知得石總兵止領人馬三萬已回五日去訖來時額森分付就看腹裡人民種田不種各處城池有軍無軍又說額森時常議論不見中國差人講和若講和了時只差一二百回子將下番官軍并先搶人口分一半送太上皇回去若不講和一發搬取家小就在沿邊駐劄搶掠不回額森人馬通不及四萬餘人托克托布哈已回去了屢差人勸額

森回還額森說稱中國整理軍馬要來廝殺恐怕各枝人回散了急難再聚又說下邊小人兒心裡想家要回還老窩裡去審供得此行間又據節次被虜走回男子鄭道童等亦稱額森弟兄領人馬來大同答話相和若不和時五六月連老小都來大同周圍住坐七八月往大都十一月往寧夏搶掠又說要將搶得犁鏵安上木柄攻跑應渾懷仁等處土地等因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叅謀軍事左都御史沈固右叅將潘興議得自景

泰元年四月二十三日敵人入境往南去後至今未回
除差夜不收人等分投緝探及飛報武清侯石亨太監
裴當等知會提備外緣係敵情及傳報聲息具本差夜
不收王鎖兒等於本月二十六日起程賁奏至二十八
日早有王榮等回報行至聚洛驛忽遇敵人數騎趕散
王榮同馬夫張彥友被敵剝去衣服奉本四封亦被搶
去棄馬藏躲得脫回還內王鎖兒不知下落今將前奏
情由具本差夜不收齊二敢勇餘丁鄧斌親賁具題該

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又該征西將軍鎮守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亦題前事通抄到部叅照各官奏稱比先下番使臣馬清馬雲曾許敵首額森討笙簫細樂會唱婦女及以後使臣到彼和番又許額森與中國和親一節除以後使臣別無開到年分職名無憑叅擬外臣等切見比年以來因托克托布哈王并太師額森等年例遣人朝貢朝廷厚加禮遇遣使報聘以示恩信篤和好也豈期差去使臣止知貪利以肥家

不思屈節而辱國於彼情之虛實略不以聞禮義之大
節全不暇顧及回還復命又復駕捏虛詞誇大張皇肆
為欺罔甚至透漏消息而陰結敵人妄報根脚而希求
陞賞以致敵人放肆有輕中國之心邊境不寧釀成今
日之禍今照馬清馬雲前項辱命緣由雖係擒獲敵人
巴蘇台所說未可憑信然此事中外臣民知之已久事
不妄傳必有所自若不明白處治無以痛快衆心合將
馬清馬雲拏送法司嚴加勘問明白奏請定奪處治庶

使典法昭明臣民稱快其言敵首額森說稱若中國差人講和送太上皇回來等因顯是敵人益逞奸詐之謀故為誕妄之說誘我邊將弛我邊備假以講和為名意在乘虛深入合無差人馳驛賫文與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同守備鴈門偏頭等關都督同知等官杜忠等嚴加訓練官軍用心守禦城池倘遇敵人侵犯務要効死盡力隨宜守戰不許聽信哄誘失誤事機仍令郭登等差人密切跟尋原差奏事人王鎖兒得見下落通

行具奏及照差來夜不收齊二敢勇餘丁鄧斌不避艱
險奏報聲息勞苦可憐合無俱量陞一級以勵將來緣
奉欽依兵部看了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五月十一
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預定安邊事

于謙

照得宣府大同地方即目敵人侵擾去來不常或攻圍
城池或標掠人畜或以輕騎襲我輜重或以人少誘我
官軍聲東擊西出此入彼邊民不得耕種士馬不得休

息切料此敵必欲搔擾大同宣府使之公私匱乏不能
固守此其所謀不淺有必來侵犯京師之意今朝廷所
委任者石亨楊洪柳溥孫鏜衛顥范廣張軌數臣其次
則署都督僉事張義雷通諸人今敵勢方張邊務方殷
京師軍馬雖操練頗有次第然萬人之命懸於一將將
有必戰之心則士有効死之力苟計不先定心不齊一
彼此異見而將無必戰之心上下隔絕而士無効死之
力緩急之間恐誤大計伏望皇上聖明乞勅石亨楊洪

柳溥孫鏜衛穎范廣張軌張義雷通等各陳已見以為今日敵勢如此之強大邊務如此之弗寧當何處置可得寧妥萬一敵人侵犯京師或近畿州縣及山西等處地方當何設法禦敵戰守或除戰守之外別有何策可以安邊保民不須會同計議文飾虛詞務在各出已長直言無隱令石亨等各另具題封進皇上聖斷采擇其可行者請勅各官遵守施行若是果有窒礙亦令各官陳奏必期上為朝廷分憂下為邊境除患不許面為承

順退有後言敵至互為異同以悞國家大計況耕當問
農織當問婢今日之事若不責成於石亨楊洪諸人而
欲以臣等書生之淺見以議論則是徒為紛紛而未能
濟事也臣材庸劣叨掌兵機切見方今邊務誠為危
急計慮預防間不容髮萬一事無豫定倉卒生變臣雖
萬死不足以贖謹陳愚見伏候聖裁具題景泰元年五
月十四日奉聖旨說的是宣府大同乃京師之藩籬敵
情難測各處標掠使我士馬疲困若不預為處置愈生

邊患便著他每各思長計如何安妥開寫來看欽此

為緊急軍情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西路右小監韋力轉題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十八日敵人臨城攻圍臣同右叅將許貴二次出兵殺敗敵衆往東去訖十九日據被虜放回餘丁劉四說稱敵人四千人馬在於本城迤東二十里住劉牧馬說額森兄弟到六月初一日前來大同講和就送大明皇帝來大同住坐鉄頭太師坐右衛右頭城托克

托太師坐左衛左頭城放回你去將這番字一紙箭一枝送與你城裏頭知道等因又多寫下牌檄分由牧馬地方緣係番字敵情不敢緘默今將番字箭枝共進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叅照所奏顯是敵首額森等假以送太上皇為名詐令餘丁劉四回還傳說意在緩我邊備以圖乘虛襲取若不預為隄備誠恐倉卒之間彼處鎮守總兵等官智慮不及處置乖方有誤大事合無請勅太監陳公題定襄

伯郭登左都御史沈固等公同計議如法整搦軍馬撫綏人民晝夜提備固守城池如遇敵人到於城下務要相度敵情緩急事勢可否以為守戰凡一應事務當以朝廷宗社為重不可聽信哄誘因而失誤大事果有別項難以處置事情星馳差人作三四起賫本具奏定奪以防中途衝截疎虞之患務在十分用心毋得怠忽誤事緣係區處邊務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六月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邊務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宣府等處內官監右少監栢玉題照得
宣府地臨極邊控制邊防之要害實為京畿之藩籬向
者敵人入剽尚賴朝廷洪福城池堅固士卒効力僅保
無虞邇來敵亦厭兵累遣其黨講和奉送太上皇帝回
京緣敵尚攻戰其情難測誠恐指以和好為由因而窺
伺虛實不可不預為隄防然自去年敵人侵犯京師蒙
調總兵官昌平侯楊洪率領精銳官軍五千員名前去

截殺事寧就留本官在京及存留馬步官軍都指揮梁泰等三千餘員名跟隨守備緣前項官軍原係備邊人數況兼遺棄家小經年在外衣鞋破損盤纏罄乏無人供送委的艱難臣會同總兵都督朱謙等議得先因敵人分投入剽圍困各城除將宣府原操馬步神銳官軍量數發回萬全左右懷安蔚州廣昌等衛所固守城池外今查得見操官軍有馬者四千六百八十三員名無馬者二千九百六十二員名出隊官軍四千八百五十

員名神銃手一千六百三十九員名共有一萬四千一百三十四員名實是人少地廣衛所隔越調用不敷即目秋高馬肥恐敵侵犯難以抵敵乞勅廷臣從長計議將前項存留在京官軍仍發本處俾依家小住過操備養其銳氣敵至相機勦殺實為便益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官左都督朱謙亦題前事通抄到部查得先該昌平侯楊洪奏准將口北開平等衛官軍指揮梁泰等三千餘員名在京隨操聽候

警急調用續該總兵官左都督朱謙內官栢玉等奏要
將梁泰等盡數發回本處俾依家小住過操備等因本
部節經議擬京師天下根本即今敵人請和真偽難測
不可不慎防備又經奏准暫留在京候敵情虛實何如
另行計議發回近該本部照得獨石等處城池屯堡先
因敵人侵擾因而失守倉庫糧儲等項俱各見存緣此
等城堡俱係緊關去處控制邊境關係非輕敵人今已
請和又經奏准請勅總兵官左都督朱謙會同鎮守巡

撫叅將等官計議修設守備并沿邊一帶墩臺屯堡俱
要設法修築以備哨守如果事體重大應合奏請明白
上聞去後今奏前因叅照官軍梁泰三千餘員名原係
口外守備人數合當發回原處以備守戰及照口外獨
石馬營龍門長安嶺等處城池俱係緊關要害去處外
控朔漠內蔽京師去年因敵衆入邊勢孤援寡俱各捐
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之時可以措置之日若不從長
設法作急區畫停當萬一敵人渝盟未免似前悞事雖

經具奏令朱謙會議修設守備誠恐各官互相矛盾遷延月久不即整理有妨邊備看得昌平侯楊洪都指揮同知楊能先在口外年久備諳彼處山川險易道里遠近士馬強弱敵情緩急合無請勅楊洪或楊能令其帶領原留在京官軍三千餘員名前去宣府與同總兵官都督朱謙內官栢玉及叅將鎮守等官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并巡按監察御史萬全都司堂上官公同計議獨石馬營等處城池及龍門長安嶺一帶墩臺隘口

若何設法守備每城堡合用官軍若干其各處城堡或照舊修設或相度并立或止用原有官軍協濟操守務在用心協課逐一勘議允當經久利便就便急忙用工應修理者赴時修理應設立者上緊設立俾聲息得以連絡彼此互為應援仍將原帶官軍梁泰等三千餘員名分派各城守備以實邊境通將處置過緣由具實回奏令差去官員回京以後若有地方疎虞罪坐差去之人緣係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八月二十

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糾劾事

于謙

嘗謂竭盡忠誠乃人臣之當務交通外敵在國法所必
誅切照都督僉事毛忠本以俘囚荐沐寵恩累官至五
府之榮叅將受一方之計自合精白一心以圖補報可
也豈期本官挾詐懷奸欺心負國當敵勢方張之際正
邊方多事之秋却乃潛蓄異謀陰圖不軌近因喜寧之
謀逆敗露明正典刑自揆朝廷之天討不容遂懷疑二

乃陳情而自釋蒙恩典以宏敷既不加誅復官其子翼以感恩思報庶幾改過自新然天地之量固無不涵容而豺狼之性終難馴伏邇者禮部侍郎李實出使迤北回還說稱本官曾遣人到於額森等處傳遞言語意在約為內應引敵襲我邊城敢負更生之恩自造滅門之禍奸謀未遂形迹已彰是皆上天默佑聖明鬼神陰誅叛亂是以逆臣就縛而邊境獲安也臣等切惟大易謹履霜之戒春秋慎無將之誅若不明正典刑實無以謝

天下合將本官拏送法司究問明白碎屍萬段以昭法
令之公以為後人之戒緣係應議官員未敢擅便謹具
奏聞伏候勅旨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恁每
說的是這是傳說言語未知虛實他在邊年久多効勤
勞且饒他這遭放了欽此

為邊計事

于謙

禮科抄出禮部尚書楊寧題正統十四年八月敵人犯
邊獨石龍門一帶及永寧懷來邊將皆棄城不守以致

數十年之經營數十萬之蓄積一切委棄草莽罪不容誅事往難論比聞欲調官軍復守獨石龍門等處斯固攸宜臣切惟為政當理內及外守邊當自近及遠京師者四方之本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皆京師藩籬也各處見在軍馬以之專守尚慮未足為固而又分之以守獨石等處則兵愈寡而勢愈弱一旦邊報卒至救援不及切恐人心惶惶如前日未可知也獨石等處一搖則永寧諸處人心必不自安誠不可不慮又況足食而

後足兵今宣府大同皆告缺糧以近邊猶爾又安能遠
供饋也今之計邊儲者或曰軍運或曰民運或曰納粟
冠帶或曰開種鹽糧或曰銀貨雜買言者紛紛而皆不
求其本夫有播而後有穫春耕而後秋收奈之何不懷
其本而惟末之圖古之屯金城屯渭濱屯塞下具有成
法實邊之道無以逾此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中國
之有邊患猶人身之有疾病來則禦之去則備之法之
良也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意之善也今之為

邊將者士卒不恤而一意希求陞賞外侮不禦而一槩
妄報功次又有斬獲一二首級而報功至一二百人者
有止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而全不開數者其為欺罔
不言可知此果何功於朝廷何益於邊備至於臨陣亡
死者固皆可愍然軍勝而死此勇進而至喪生其忠可
期軍敗而死此退走而被追殺正當論主將之罪今一
槩陞一級是死者以退走為功而生者不以敗亡為懼
又非所以示勸懲也臣愚以為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

同京師藩籬當益兵積糧選將固守彼固則此自安獨
石龍門等處姑候此有餘力然後議及遺下糧米設法
以近就近搬運給軍衛喇特新來和好必不即為邊患一
帶田地可以趁時設法屯種令各該總兵叅將等官及
侍郎劉璉都御史沈固任寧并巡按御史分投委官提
督親行勸課如是田多軍少先儘軍種遺下餘田聽令
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儘力開種無種子
者官為借給秋收抵斗還官明行榜示景泰二年子粒

并地畝稅糧俱免徵納所得花利令自糶賣仍行納粟
冠帶開中鹽糧銀貨糶買等法人人見利而趨則耕者
不勸而耕得穀必倍可資邊儲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
近邊去處宜令各衛所府州縣專委一員提督春農布
種仍與設法置買牛具種子俱從巡按御史管屯僉事
比較其有用心勤得穀多者指實具奏量加褒賞以勸
其餘則家給人足可資供餽沿邊守將遇有聲息且須
預將在外人畜收入城堡嬰城固守俟敵師氣惰然後

乘便擊之如彼肆無忌憚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
腹背受敵計無不克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
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不限親疎必殺不宥然後
人知勸懲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賊衆斬
獲首級希求陞賞者合無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
軍與軍敗失陷者亦須量有節減以止貪冒以戒退怯
庶得爵賞不濫臣愚昧仰蒙聖恩莫能補報比因議及
邊事不得長策晝夜思惟寢食不安輒有所見不能緘

默倘有一得可采乞勅該部施行緣係邊計具題奉聖
旨戶部兵部看計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除屯種
等項戶部另行外查得先該本部照得獨石龍門長安
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為緊關城池去年敵衆深入
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
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
已經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衛所
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

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石馬營雲州鵬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敵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守嚴固則腹裡衛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修飭整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降勅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衛所官軍男婦人等俱要聽伊鈐束督發原處

以實空虛之城并將萬全都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鵬鶚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寧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候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切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臨敵境緊要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內為京師之屏蔽去年敵首糾衆入敵守臣慮恐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

議不容今額森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
補敝修設故疆以為久遠之計以圖復讐之舉況前項
城堡已命董斌提督并原守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目
正在營置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
復緣由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敵進
一尺我失一寸則敵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
所係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
之時不宜自感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

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
通行請勅宣府總兵叅將鎮守叅贊巡撫官員撫寧伯
朱謙右都督紀廣內官伯玉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
都督僉事董斌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鵬鶚
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
會同計議區處勘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
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略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
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

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糧儲防護有法不許
各持已見怠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
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
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
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
撫寧伯朱謙叅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
伯郭登叅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叅將右都督方善
西路已有叅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

除總兵叅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敵人紛擾

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叅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複體勘明白方纔定奪陞賞而總兵叅佐等官若有失機悞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荆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敵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於鋒鏑未嘗陞用一人

況兵家之事以絕勝敗敵為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為勲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為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為敵所制今稱有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考合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叅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奏報殺敵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先為首何人協力跟隨為從何人生擒敵兵何人斬獲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一槩冒請陞授以致賞罰

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預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敵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內侵則內外合兵令其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見行事例別無定奪緣節該欽依看計議來說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奉聖旨是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府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京師以何禦敵寫勅與朱謙董斌每上緊修城不許因循悞事欽此

為擒獲敵人事

于謙

內府抄出鎮守大同右少監馬慶題該左叅將右都督
方善手本據高山衛哨備指揮李英呈該守土山兒墩
百戶蕭勝報本年十二月十九日午時分軍人趙蘆斗
瞭見境外有步行人腰帶弓箭前來隨今夜不收呂小
良等二名下墩潛入攔馬牆內因見向墩射箭認是敵
人其呂小良等奮勇向前擒獲連人解到審係恩克特
穆爾也先部下有額森差賽音特穆爾等將領人馬二

百餘騎在邊哨看接取進貢使臣因我省得漢語差來打聽聲息就被捉住等因行移知會會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鄭韶等計議得敵人出沒不肯轉離鞍馬今恩克特穆爾步行到墩又止一人既稱打聽進貢使臣其守墩官軍只合溫言撫接却乃掩襲搶掣非惟有失朝廷大信抑且引惹事端又恐係來降及走回人口小人邀功駕禍無辜如蒙准題乞勅該部通行禁約沿邊官軍惟當謹守信地嚴加瞭望不許

貪圖小利妄生邊釁等因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又該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亦題前事通抄到部臣等竊惟中國之守邊疆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額森節次遣人朝貢其深為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恩克特穆爾既不騎坐勒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墩官軍就將本人搶挐只貪一時之近功不

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使輕信起解今訪得恩克特穆爾見行監問切以為此特一俘囚爾殺之不足為武而或有以啟釁舍之不以為怯而或有益於事如蒙聖恩乞勅法司再行研審委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勅令該府差人連恩克特穆爾賫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等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額森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額森以朝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

都督方善并各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搦軍馬
固守地方果有敵人侵犯相機勦殺若彼中遣人來邊
打話止一二人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後再
無跟隨掩襲人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
生事以啟邊釁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為由縱敵入境
剽掠以誤邊務緣係請勅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
題景泰二年正月初三日奉聖旨是欽此

覆安邊固國強兵禦寇事

于謙

兵科抄出山西代州緣事為民前布政使弋謙題臣聞
兵者國之大事自古興師動衆必擇將焉夫將有名有
實所謂有名如李廣李陵革卒無成功是也所謂有實
如李牧趙充國革卒建偉蹟是也故任將之道貴用其
實不貴用其名曩者外夷入寇王師失律辱及萬乘之
尊長驅都邑蹂血神京肆行剽掠如蹈無人之境我師
竟不能以挫其鋒以報讎恥者正由擇而不審用之不
以其實故也況額森既大得志而歸勢必復來人馬必

衆必有覬覦中原之心亦非前日之比而我當國謀臣
至今將帥不聞有智愚之別兵馬不知有簡募之方壅
山塞谷等法皆兵中末務非所以安邊之要策也朝廷
若不早為令圖一新威武止靠舊日虛名文字玩愒日
月誠恐一旦禍臨卒難收救今若安邊固國強兵禦寇
必先推選良將將得其人以守則固以攻則取以戰則
克又何患外侮之憑陵我續之弗集耶聖朝堂堂天下
智謀良將應多臣所知者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衛致仕

指揮寧懋真定府同知阮遷于此三者者籌策宏博慣經大戰臣今指其實略陳之昔交趾黎賊有三大將名黎多黎善前後所陷官軍不可勝數宣德元年王通總兵征討地利不便王通身中重創獨以一騎僅免次日賊衆圍城城中出榜招募得數千之衆分為三軍內選精銳三千王通統率擊賊一戰斬黎多再戰生擒黎善自是殺賊垂盡厥後賊人不敢過江出戰止在江岸堅壁拒守遣大頭目告云願照洪武舊制年年進貢乞總

兵官照依初克交趾舊制班師比先又見安遠侯柳升所
統援兵全軍覆沒王通遂會官議曰交蠻恃險叛服不
常每遇調兵動輒數萬不應以此稍末無益之地致根
本空虛決可棄不可守遂班師王通誠當今忠良儒將
每遇敵臨陣輒忘身家有進死之榮無退生之辱矧累
隨太宗皇帝征進迤北嘗受太宗教誨破賊秘計使之
熟記以為中國制禦之長策前歲因臣到京建言舉保
王通為將本官亦將所得秘計畫成圖本奏乞朝廷

納用欲就與臣等共計勦賊時臣獲見圖本其妙盡藏於陣勢於我兵勇者不能獨進怯者不能獨退於彼敵無鋒不摧無堅不破真秘計也不期秉政重臣不悅王通并臣所奏兼惡王通為人高傲又見議論立異不合已意遂睽乖舐齟有同矛盾不惟不肯奏保王通且反陽薦陰擠著令王通修守山陵而已使聖上徒有求言之名而無納言之實病國病民莫此為甚臣嘗怪戰國文武羣臣不相協和不能遜賢讓能妄以智詐相稱往

往而致禍敗者夥矣不料昭代臣僚亦有此弊良可悲嘆近聞朝廷下求禦敵安邊的確謀計誠當時之急務也如蒙聽臣猥見選調在京精銳馬步官軍八萬命王通甯懋阮遷于及他所舉將帥公同統率前去宣府大同會同總兵官郭登等各城并操備官軍數內再選精銳馬步四萬共轄一十二萬俱作戰陣郭登等提督其餘官軍專一守城若遇機會亦聽出城討敵王通提督戰隊專一戰伐臣知王通甯懋於軍旅有簡閱之方有

訓練之法有獎勵之術行之有紀律出之有正奇號令
必嚴賞罰必信緩則五月急則三月應見武備大飭軍
威大振於是國家可得倚仗農業可得耕獲糧餉可得
轉輸遐邇人情亦得賴之寧帖而不搖矣一朝有警即
於近城水草便利地方緊要去處安下野營兼有太宗
皇帝破敵陣法遏止敵人馬當戰則戰當持則持使
不得深入腹裡因糧藉食彼孤軍懸入食必不繼久必
饑疲我乘其弊則有戰必勝而收萬全之功必矣我筭

既定我武既備彼若仍挾勢驕恣詭以進貢要我貨財
初至姑可待之以禮撫之以恩曉之以尊卑示之以禍
福如至再三再四要求無饜當止其進貢絕其和好或
猶不聽恃強愚弄將差來徒黨不問衆寡盡數斷其右
臂割其耳鼻放回明報額森速來交戰使敵一戰之頃
嘗其陣味知其兵力則必震懾遁去苟北敵一被摧挫
遁去而南方一切草寇聞知朝廷兵威之重亦從此而
自消釋不敢作亂必矣若王通甯懋阮遷于蒙命受任

之後不能耀武揚威建立控制戡定之功臣願當萬死
之刑以謝誑君之罪或曰王通領軍三千越久無功其
能安在夫善為將者不貪小利不邀近功況才將當大
受不可小知又恐敝卒殘兵不堪調用豈可遽以此而
疵之也臣於此一事其言屢獻而不止者絕無希求進
用之心特切念今日朝野臣子有如同舟共濟中遭大
風巨浪必合盡其心竭其力庶幾渡此危險否則一至
舟沒俱為水中之鬼此臣所以為國之誠耳至於邊儲

充足之事除常賦稅外宜倣漢文拜官入粟塞下故事
臣於前歲題本內已詳言之矣伏望皇上御覽之下乞
勅五府六部都察院大理寺翰林院六科給事中共議
倘將臣言不致似前棄寢採納施行則宗社幸甚億兆
幸甚具題該通政使司官奏奉聖旨敵人犯京師比時
也任用王通不見他有謀勇著後多官議山陵緊要去
處著他鎮守任使非輕今這廝說擠著去修守又他所
舉的人為智朝廷所用的人為愚若要十二萬人守大

同其餘邊陲得幾萬人馬備禦兵部通看了來說欽此
欽遵抄出到部除奏要拜官入粟行移戶部另行外查
得先該弋謙奏稱要起調官軍六萬員名令都督王通
等統領令伊白身叅贊分為三路約期會合撲擣敵營
等因該本部會官議敵人額森侵犯邊境逼擾京畿上
貽九重之憂下為萬姓之害所宜發兵勦滅以復不共
戴天之仇但以兵家之事必多筭而後勝為國之道先
治內而攘外今畿甸及中原地方自兵燹以後民失農

業公私匱乏京師帑藏之儲積有限官軍之費用無窮而各處邊境地方糧草俱無蓄積萬一調發人馬供餉從何而來非徒誕漫無實而難行抑恐輕易舉動而壞事及照王通先在交趾鎮守失機誤事捐棄地方犯該死罪欽蒙宥死罷黜為民近蒙聖恩陞授都督同知率領官軍在於天壽山鎮守修理關隘敵人在驢鞍嶺地方剽掠正係本官提督去處却乃全無謀勇致敵殺死官軍并弋謙先任交趾布政使與王通共守一城不能

運謀設策棄城捐地辱國喪師亦係宥死罷歸為民人
數既往之事如此方來之事可知古人所謂敗軍之將
不可以言勇者其王通弋謙之謂也比因言者屢薦弋
謙可用皇上聖旨克知灼見先奉令旨不准又奉聖旨
弋謙既為民了罷欽此除欽遵外今又自薦以白身叅
贊王通軍務中間顯有徇情妄舉情由難以准理等因
具題各官奉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今弋謙又奏稱王
通先在交趾議以為交蠻負固恃險叛服不常不應以

此稍末無益之地致累根本空虛此地決可棄不可守
各官依允班師退出王通誠當今忠良儒將熟記破賊
秘計却陰擠著令修守山陵一節臣等切照交趾地方
永樂初年太宗文皇帝命將討平置立郡縣後因黎賊
叛逆王通掌握重兵圖復故地既有弋謙等在於軍門
計議軍務所宜竭忠盡誠効力死守雖或城陷身斃猶
全忠義之節各官計不出此顧乃不由君命擅棄城池
挫朝廷之威遺蠻貊之笑而弋謙正主謀同惡之人顧

謂此地決可棄而不可守因而班師退出使王通弋謙
為將而守近畿萬一遇敵窘迫亦謂不可守而棄之乎
人臣之義抑又何在苟如所言則張巡許遠之死節睢
陽蓋有不足取者強辨不忠莫此為甚彼時各人雖置
極刑猶有餘罪朝廷特降恩典宥死為民邇因敵人之
強盛正當用人而匡濟欽命王通陞都督同知令其守
城禦敵既無驍勇又無智謀及在西直門外因是敵情
緊急遂往寺中窩宿不敢一出都城此時有目者所共

見以後事定令去天壽山鎮守夫以宥死之編氓驟進都督之顯宦復命統領官軍守備山陵重地禮遇渥厚任用非輕今弋謙所言如此緣鎮守天壽山之命由於內官武良之舉未審何人陰擠臣等不曉其由其稱要選調官軍八萬令王通甯懋阮遷于統領并宣府大同總兵官處官軍再選四萬共一十二萬專在大同討賊一節查得近該宣府等處總兵等官節次奏報敵人聲息本部已經議奏欽命武清侯石亨充總兵官都督孫

鏜范廣過興張義充左右副總兵叅將各營揀選官軍
六萬員名團營操練及令都督石彪雷通充游擊將軍
另操精銳馬隊官軍六千聽候策應宣府都督劉深另
揀三千策應遼東并宣府大同等處邊方城池所有軍
馬俱係原先派定各守本城遇警聽總兵官調度況托
克托布哈額森節次遣人赴京朝貢請和不曾糾衆侵犯
邊境即目又係炎熱時月邊儲儲運不敷若便命將出
師攻戰非惟士衆困倦難於成功抑且京師重地缺人

防護合無候敵人果有釁隙可乘各邊糧草足備另行計議大舉以復前日之仇其言要將敵使斷臂割耳等因乃彼小丈夫之事而非為國大體所言難准臣又看得弋謙奏內所言秉政重臣不悅王通及病國病民莫此為甚等因雖不明言為誰臣等實掌兵政意在指臣為辭切念臣本以書生叨膺重寄既居保傅之官又兼六卿之任加以總督軍務而才器不逾於常人聲望弗協於輿論屢嘗懇辭未賜俞允茲當多事之秋正係更

賢之日苟復冒昧貪榮不知紀極萬一有誤大計萬死
莫贖弋謙所言激切反復不置必有所見而各營總兵
等官武清侯石亨等雖係任用既久事無過舉屢效勤
勞而弋謙亦謂將無智愚之別兵無揀練之方中外不
足臣觀弋謙之意必欲用王通乃已臣等所言王通弋
謙之事但因其既往而逆其方來尤恐王通等別有奇
謀異見非臣所能窺測不可久妨賢路合無將王通竄
懋阮遷于量為陞守就令王通石亨等官掌管前項團

操軍馬及將弋謙亦量陞職代臣總督軍務令各官務在展布平昔抱負措置匡濟艱難不可又如臣等愚昧無知虛文應用惟望復臣右侍郎舊職佐理部事及兼管操練遇警隨軍殺賊以圖補報庶幾合衆論之公愜天下之望臣切受國恩至深至重所宜盡死豈敢辭難但輿論不容兼且恐誤軍國重計以獲罪於天下後世以獲罪於天地鬼神以此昧死于瀆天聽緣節奉欽依兵部通看了來說事理具題景泰二年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弋謙言不顧行自己已有過却說他人既先辱國喪
師不可復用王通仍舊鎮守山陵甯懋阮遷于著跟石
亨圍操但有聲息調當先殺賊有功一體陞賞其餘的
事不必論欽此

為軍務事

于謙

臣等竊惟兵者國家之大事所以防奸而禦侮保大而
安民然軍必有將將者三軍之司命也兵法有大將有
萬人之將有千人之將有百人之將要使大小之任各

得其人然後調度之際克濟乃事國朝用兵之制一本之古法而參之以時宜以一軍之中有總兵有左右副總兵參將又有坐營把總管隊等項官員往往擇其人以任之蓋欲防奸禦侮保大安民者也奈何近年以來為因承平日久兵備懈弛總兵乏統馭之才裨偏失遴選之道其把總管隊等官多有夤緣冒進菲才濫充以致軍士不揚戰陣無勇甚則貪圖賄賂剝削害軍視兵政為等閒與士卒為仇敵失利債事職此之由邇者恭

觀皇上繼承大統赫然奮發思剪刈羣盜附衆強兵累
勅在京總督總兵等官留意訓練官軍從公揀任將士
臣謙繆膺總督之任與同總兵官武清侯石亨等祇奉
德意即將各營把總等項官員分別賢否具奏黜陟已
定近取勘到各營坐營把總管隊等官員姓名數目在
部備照行移武清侯石亨安遠侯柳溥都督張軌孫鏜
楊俊衛穎范廣今將選定把總等項官員照依先前定
擬提督操練不許徇情作弊因而輕易那動以後若有

事故陞調等項應合選人代替者該營把總等官務要遴選至公堪把總者令其把總堪管隊者令其管隊仍將選補過把總管隊官員職名具奏任用及開報本部以憑查考果有坐營等官將把總管隊官員私自那動委用者宜從總督總兵官指實叅奏拏問治以重罪庶體統不紊而任用得人武備修舉而不悞邊事緣係處置軍務事理具題景泰二年六月初十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軍務事

于謙

兵部抄出總兵官武清侯石亨題准後軍都督府咨准
兵部咨呈開民壯夏勝一等先送該營操練已後回還
原籍經今一年之上其坐營把總管隊官員全不作逃
拏解中間顯有通同脫放情由合無令該管總兵等官
查照緣何明知各人在逃一向不行具奏及行咨本部
挨拏并各人糧賞曾無關支指實叅奏拏問等因具題
奉聖旨是欽此抄出備行臣處欽遵施行移咨准此查

得先准後軍都督府咨送民壯夏勝一等前來已經劄發報效營收操去後今准前因行據該管坐營指揮杜山呈稱夏勝一等一百八十八名於景泰元年二月十四日到營收操陸續在逃已將張興二等一百七名通類呈逃數內夏勝一等八十一名為因事冗失於揭查作逃景泰二年二月二十日已行開逃外及本職先於本年二月二十四日為事至五月初六日復職管事各人在逃之時係原坐營把總指揮郭亨等在營管事其

夏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見解本營操備等因具呈得此參照指揮郭亨等自合加意撫恤軍士操習武藝各人既已在逃合就行拏解問以警其餘却乃止將張興等一百七名開逃其夏勝一等八十一名不行作逃雖不關支糧賞中間顯是扶同縱放及照指揮杜山於前項日月為事復職管事不即查理却於景泰二年二月二十日纔作夏勝一開在逃俱合問罪緣指揮郭亨等俱係軍職開坐具題該本部官欽奉聖旨且饒他這遭

再犯不饒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直隸廬州府廬江縣申據民壯夏勝一等狀告蒙僉作民壯赴京操練為因艱難具本奏准蒙兵部職方清吏司給出印信批文照回等因告繳到縣看得批文印信篆文不明恐有詐偽差老人陳真等連人批管解赴部查得并無夏勝一奏准抄呈在卷顯是虛詞遮掩偽印情由合將夏勝一等同一起回還民壯并假批通送法司究問及照夏勝一先送該營操練以後回還原籍經今一年之上坐營

把總管隊官員全不作逃拏解中間顯是通行脫放合
令該營總兵等官查照緣何明知各人在逃不行具奏
拏問不許誣下罔上容情不舉以致奸人得計軍政隳
廢等因奏奉聖旨是欽此除欽遵外今抄前因臣等切
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為將之方貴乎兵有其制
前日大同和陽後口并土木等處我軍失利賊寇肆志
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寬厚持重之名以
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此禍即目

邊務方殷賊情不測正當盡草宿弊豈宜仍蹈前非況
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元年四月
間捏寫偽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等官朦朧
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部奏送法
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捏稱於本
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月久若非各逃原籍官司及本部
具奏則各人終於賣放在家名數虛存營伍空缺朝廷
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開稱民壯夏勝一

等糧賞不曾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查得
前項民壯夏永一等四十九名已於景泰元年四月分
造冊關支糧米今却妄行奏稱不曾關支顯是該營把
總等官指揮郭亨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關月
糧侵欺分用懼怕有罪又行捏脫瞞官作弊情犯昭然
今各營見在坐營把總管隊官員數多因見郭亨等賣
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弊官軍日見
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悞事機追悔何及再照武

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知市恩而誣下不思申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作弊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調久不回奏都督衛穎屢次於教場呼喚郭亨等查究抗拒不服却乃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以惠并當該掾史聽受郭亨等買囑通同隱下賣放民壯侵盜月糧實情捏稱失於揭查等詞石亨出名朦朧奏准致令奸人得計兵政廢弛似此上下交通互相蒙蔽若

不通提問罪切恐貽患方來合無行移石亨嚴加戒飭
本官并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要竭忠盡誠修舉戎政
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為下人之表率不許似前罔上孤
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壞事致令坐營把總等
官將見操官軍縱容脫放如違一體治罪其把總官員
數內杜山先因為事不即查理情罪頗輕合照節奉欽
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行所據賣放民壯盜支月糧情
重指揮郭亨吳能并石亨處通同作弊首領官金以惠

及掾吏人等合提送法司明正其罪仍於郭亨名下追糧還官庶使人心警懼而法昭明武備克修而事無謬緣係整飭軍務叅問軍職官事理具題景泰二年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陳言邊務事

于謙

准都察院咨刑科抄出山西行都司大同後等衛老軍吳淮等將左副都御史年富不法事情開坐具奏奉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除剋減斛斗貪姪無恥等事

本院施行數內開僭越職事本官職居三品欽差提督
軍務自合以禮守職其定襄伯郭登係伯爵先承勅命
掌征西將軍印鎮守總兵今年富自倚風憲不遵職級
到任之日就與并坐僉押公文凡發號施令不容定襄
伯啟口妄執已見意在專執蠹政下人實難遵守係兵
部掌行開咨到部臣等參照年富係副都御史三品之
職受朝廷勅旨令其提督軍務凡軍中一應大小事務
悉皆提挈綱維自總戎而下咸聽節制況都御史為風

紀之官與侯伯無相統屬既係欽命提督當居總兵之左豈有不許並坐之理臣又看得武臣總兵文臣監督從古為然昔春秋之時齊之田穰苴以布衣監莊賈軍莊賈違軍法穰苴斬賈而破秦晉之師唐之裴度以御史中丞督視淮西軍馬卒平淮蔡事有明驗朝廷酌古準今選用文職大臣充提督軍務等項皆便宜從事而左都御史王翱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遼東等處亦坐總兵官之左凡發施號令軍中賞罰皆係王翱等處

置此係朝廷舊例軍務事宜體統已定非臣所敢專制而吳淮等以一介老軍倚恃刁潑妄言變亂沮壞軍務中間必有主使之人合無行移都察院將老軍嚴加勘問聽信何人教唆主使朦朧具奏前因務在問擬明白奏請究治及行年富照依王翱等事例施行緣係處置軍務具題景泰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奉聖旨是欽此

為怠廢軍政事

于謙

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穎等交通飲酒奸宿

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聖恩寬宥弗加罪責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等切惟衛穎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日飲酒為樂又復用錢買奸若非剝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即目敵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甚寧息舊恥未雪當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衛穎等所為若此上孤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騁一己之嗜欲豈恤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

之潰大事幾危正由為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夤緣黨比戰聞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為仇讐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為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穎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逝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不為衛穎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穎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何以

為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駟儻之才
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穎范廣陶瑾張義郭英穆
晟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獨石
大同一帶操守殺賊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餘人
知懼恩義並行而戎政修舉矣具題景泰二年月日奉
聖旨衛穎等饒他罪今後著改過自新但有犯必不赦
欽此

名臣經濟錄卷三十八